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列女傳

御製序 目録

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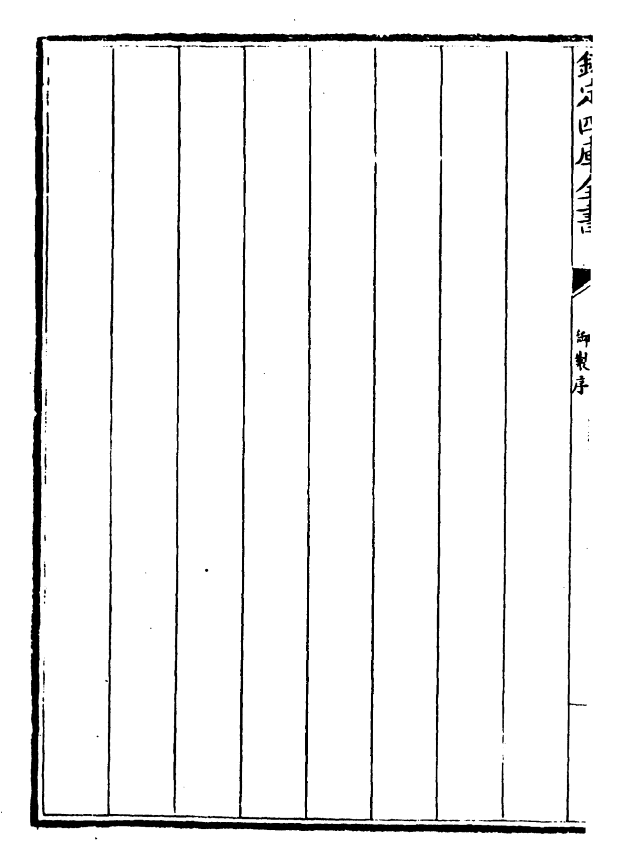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張廷楹

御製古列女傳序

劉向列女傳宋嘉定間閩中所刋圖書並列殆古遺製大內有顧愷之女史箴圖旁書箴文即董其昌所刻入鴻堂帖者不知蘇子容所見列女傳畫爲墨跡耶抑刻本也

乾隆甲子秋九月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古列女傳　傳記類三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古列女傳七卷續一卷列女傳漢劉向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之後以父任為輦郎歷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儒家類傳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

列女傳十五卷註曰劉向撰曹大家注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故曾鞏序錄稱曹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書然也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是鞏校錄時已有二本也又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節慎義辨通孽嬖等目而各頌其義圖

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併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卷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

幸存而復為他手所亂故併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餘十二傳其文亦與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又稱直秘閣吕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傳於江南人家其書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是回所見一本所聞一本所刪定又一本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

至趙悼后號古列女傳周郊婦人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而傳各有圖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蘸子容嘗見江南人家舊本其畫為古佩服各題其頌像側者與此恰相符合定為古本無疑云云此本即曾家舊物題識印記並存驗其板式紙色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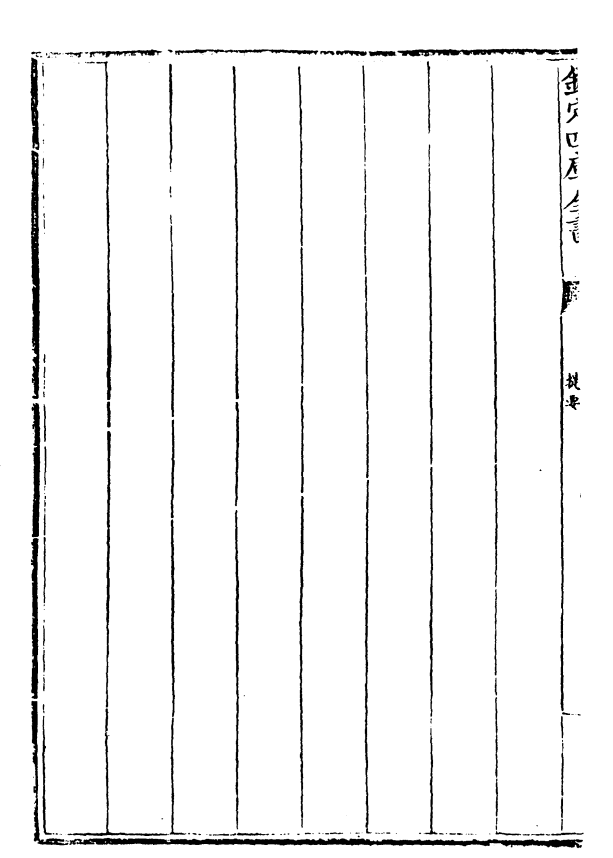
宋綦誠希覯之珍笈惟蘇頌等所見江南本在王回刪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數與回本合古列女傳續列女傳之目亦與回本合即嘉祐八年回所重編之本曾據以為江南舊本則稍失之耳其頌本向所作曾鞏及回所言不誤而晁公武讀書志乃執隋志之文詆其誤信顏籀之註不知漢志舊註凡稱師古曰者乃籀註其不題姓氏者皆班固之自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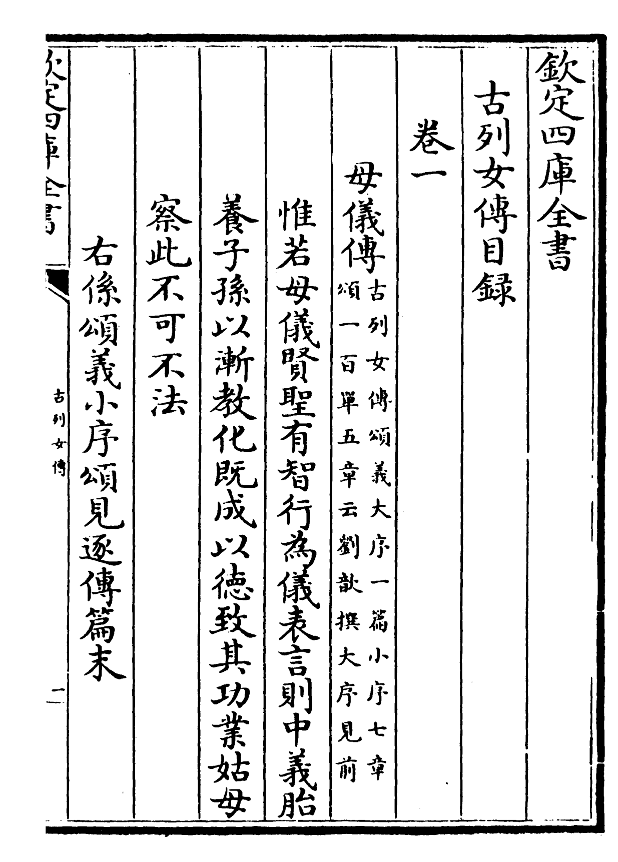
以頌圖屬向乃固說非籀說也考顏氏家訓稱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訊傳頌為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時去之推僅四五十年襲其誤耳豈可遽以駁漢書乎續傳一卷曾鞏以為班昭作其說無證特以意為之晁公武竟以為項原作舛謬彌甚隋志載項原列女後傳十卷非一卷也必牽引旁文曲相符會則隋志又有趙母註列女傳七卷

高氏列女傳八卷皇甫謐列女傳六卷綦母邃列女傳七卷又有曹植列女傳頌一卷繆襲列女讚一卷將續傳亦可牽爲趙母等頌亦可牽爲曹植等矣又豈止劉歆班昭項原乎今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庶幾核其實而闕所疑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古列女傳目錄

卷一

母儀傳古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卷二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
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妃后
賢焉名號必揚

右頌義小序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姫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姫

楚莊樊姫　周南之妻

卷三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

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

省茲榮名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卷四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卷五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為世基

卷六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

推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

齊太倉女

卷七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妬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被禍敗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巳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卷八

續列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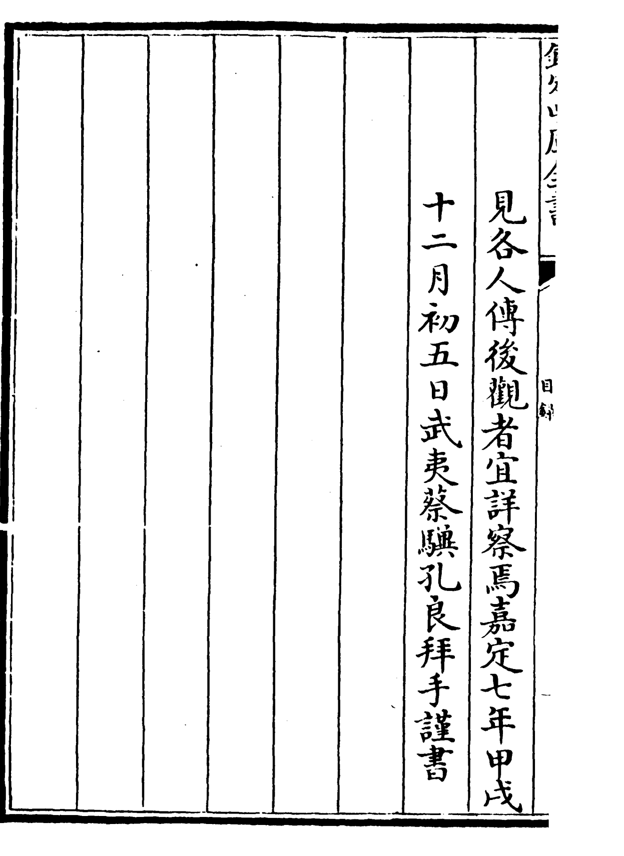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為劉向子劉歆作𨾴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録中間頌



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

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古列女傳卷一

漢　劉向　撰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瞍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瞍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内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内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

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
瞽瞍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
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
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
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
舜瞽瞍又使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
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
嫂諧父母欲殺舜舜怒之不已舜猶不怨舜往于田號泣

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賔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瞍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型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尊

事畢終能勞苦瞽瞍和寧卒享福祐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母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氷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

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為帝佐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勑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寛其後世世

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産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盖母有力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

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數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有㜪

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

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

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

其有藝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藝質行聰明媵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愨

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内外亦無愆殃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

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

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
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
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
教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

過人矣故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

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興蓋由斯起太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

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犨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

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逺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内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

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

獻公得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

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

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

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

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宫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無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

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卒能脩身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巳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堦降而却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絑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

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黄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

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来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内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内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

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蠶織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宫敬叔酒以露堵父為客羞鼈焉小堵

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愼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

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

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甞至敬姜閾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别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爲慈母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絶粮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内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吴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

朝夕勿勿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内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

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粮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悦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户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敢異日閒居擁

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土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

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

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閭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乃

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太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掩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

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

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

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
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
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
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
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
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
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
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

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飱兮無功而食禄不為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為不德忠孝之事盡材竭力君子受禄終不素食

古列女傳卷一

古列女傳卷二

漢 劉向 撰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

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珮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

謂孔膠也

頌曰嘉兹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匹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為中興君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

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静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涖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内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嘉焉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者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

脅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

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内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霸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弘與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

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公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

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

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妬薦進美人與已同處非刺虞丘蔽賢之路楚莊用焉功業遂霸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

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為父母凡事遠慮為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敇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

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敬宋公聞之表其閭

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為變已稱引婦道不聽其姒宋公賢之表其閭里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妬偏房躬事叔隗子盾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

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忘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答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答子逢禍復歸養姑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誄下惠妻為之辭陳列其行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

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安賤

甘淡不求豐美尸不揜蔽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

如妻曰是懐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虚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靡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

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禄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紅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

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載紝易姓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室木牀蓍席衣緼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

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

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為室莞葭為蓋楚王聘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亡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

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来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馬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
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為人灌園

古列女傳卷二

古列女傳卷三　　漢　劉向　撰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䠠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

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

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禄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

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

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

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逋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

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飡反璧

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飡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

兩頭虵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虵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隂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虵兩頭岐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隂德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

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於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其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

州犂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犂奔荊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

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轔轔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公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閒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

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强諫棄適不祥公旣不聽果有禍殃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

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

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藎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

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者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

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

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鑑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毋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其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産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

見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為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于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于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

悦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悦矣既畢而賤貴民三悦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悦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念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少子三德以諫與民知其必滅鮮能布仁後果遭禍身死國分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姒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

衆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乗姒縁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而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唱予和女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縁事分理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為宗恥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笑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

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愚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地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于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强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强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

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欵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于後宮此毁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别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

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㜪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横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

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来國家而齊楚强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欵王門陳列紀綱王監自修卒却敵兵

趙将括母

趙将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

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古列女傳卷三